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琳达·卡吉奥/著
金萍/译

渴望

Hot

与

And

吸引

Bothered

北方文艺出版社



渴望与吸引

and Bother

(美) 琳达·卡吉奥/著/金萍/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13

©1995 by Linda Cajio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晓 红

责任印制：刘玉龙

渴望与吸引

Kewuang Yu Xiyin

〔美〕琳达·卡吉奥 著

金 萍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0 千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062-5/I·1041 定价：10.00 元

目 录

一、日落港湾的神秘女人…………… (1)

为了躲避烦恼，她来到日落港湾。这个神秘的女人，她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她刚刚踏上港湾的第一个夜晚便邂逅了这个性感的男人，仿佛有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二、面对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 (15)

不要因为你认为它理所当然而漠视它。爱情，也是这样吗？……突然，朱迪思意识到保罗的两眼正盯在她的唇上，她的心脏疯狂地跳动着，她渴望他的吻……

三、和谐与尴尬…………… (31)

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最好不要诱惑命运，但他们谁也无法抗拒对方……她所经历的吻大多是义务性的、甜美的，而他的吻却是爆发性的，让她失去了情感的平衡……

四、特别的一夜…………… (45)

这个在一次执行公务中造成了误杀的昔日警察，如今却醉卧在神秘的女人面前，被当做一个孩子安顿上床——是的，醒来发现有人在身旁，心情会很好——朱迪思，她不可能不同情保罗，甚至，爱……

五、对爱情的探讨…………… (59)

他很诚实，没有对结果作出花言巧语的承诺，甚至根本没有预测可能的结局。他只为现在活着，但她不能，她根本做不到，但是，她却那么迫切地渴望着……

六、了不起的保镖 (74)

她下了床，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为自己要采取的行动鼓鼓勇气。她希望她穿的不是T恤衫，而是极其性感的衣服，她在这方面的能力与她的商业、烹调才能不相上下。

七、真实的爱 (85)

她正在一点一点地走进他的生活。如果他以前有些害怕的话，现在这个新朱迪思确实让他惊恐了，他想象不出她离开他会怎样。——他应该再次保护自己，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

八、成就感与分歧 (100)

“一个男人根本不应该雇用一个性感的女助手。”他吻她，认真而投入。她感到他的温暖迅速遍布全身。她只想在这儿和保罗在一起，而不想去任何地方。

九、愚蠢的举动 (113)

他希望他从未和她吵过架。她抱怨他不让她进入他的生活。那并不是真的，他只是不愿意谈自己生活的某一部分。……是的，不仅仅是性需要，不仅仅，因为他爱她。他比她要擅长开门……

十、失败的绑架 (125)

她拾起枪，小心翼翼地用拇指和食指夹住枪托，

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它。最后，她下定决心，把它扔进了水泥搅拌锅里，搅拌着，直至……突然，她听到背后一声尖叫……

十一、一个真正的科利尔…………… (137)

投票进行完毕，结果，她是唯一一个反对卖掉公司的人。她是对的。她是一个真正的科利尔。她要按照她自己的原则和愿望去做她自己的事——当然，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选择保罗，同他一起生活，永远永远。

十二、尾 声…………… (158)

了不起的保罗，幸福的保罗。他不仅得到了朱迪思的爱，也因朱迪思的爱而重新得到了他的女儿。生活对于他，是一个美好的重新开始……

一、日落港湾的神秘女人

没有人会发现她在这儿。甚至没有人会想到到这儿来寻找她。

朱迪思·科利尔驾驶着她的梅塞德斯牌汽车通过一段凹凸不平的土路，不得不减速缓慢行驶着。汽车随着车轮剧烈的震颤而颠簸着，于是驾驶便真正有了意义。而她现在也终于明白了为何灯芯绒裤会满目疮痍了。都是因为这坑坑洼洼的路面。

“我还想我会活过三十岁呢。”她嘟哝着，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竭力使自己不被弹起来。突然，汽车前端像僵尸出棺般立了起来，吓得她不禁大叫一声。接着汽车又跃过路面上的一个凹坑，随后她才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展现在她眼前的是港湾旁的一小片活动房屋，她早在墨西哥一号公路上就看到了。

最后，她终于安全地驾着车沿着陡峭的斜坡行驶着，当她停下梅塞德斯车时，觉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一般。如果再不从那辆该死的车里面出来，她还会被弹起来的，她想。

她关上发动机，同时心里默默地祈祷它能再次发动起来。经过这样一次长途旅行，要想再次开动它可没有保证。她打开了司机座位旁的车门，走了出来。

一股热浪向她袭来，令她难以呼吸。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热气包围了她，让她透不过气来。那些说能挨过低湿高温的人很显然从未在加利福尼亚半岛上度过夏天。她觉得头上就

像缠了铁箍一般，疼痛欲裂。

那些活动房的条件并未使她感觉好一些。在港湾旁，依山而建了一片杂乱无章的不同年代、大小各异的房子。另一边则布满了还没有完工的房屋。这里还没有铺上公路，甚至连小道都没有。房与房之间的晾衣绳上挂满了死气沉沉的衣物，萎靡得就像困倦的士兵。狗到处都是，大多数有着长长的腿、扁扁的脑袋，黯淡的蓝灰色毛看上去更像是皮肤。几只拴着链子的狗甚至冲她汪汪大叫起来。唯一的一点亮色是一幢被漆成红白相间的瓦楞小木屋，比户外厕所大不了多少，上面写着“淋浴——每次四比索。”

朱迪思默默地忍住了，看看从公路上垂下的粗粗的电线，她想，毕竟还有电。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线希望：她希望找到一所藏身之处，认真地想一想，如何处理她的曾姑母埃德娜留给她的遗产中的那些股票。这一遗赠意味着朱迪思一生避免参与家族生意的努力结束；与此同时，另一家公司则试图将它买下来。她现在需要的是清静地想一想，而不去理会她的父母、姑妈、叔叔、甚至表兄给她施加的压力、劝诱，不听他们对她在即将到来的股东大会上如何投票的忠告，跨越边界不啻是最好的选择。也许藏在这儿并不明智，尽管——只能在家里，而不能在山上冲浴。

而海湾的景色美不胜收，朱迪思凝视着，不禁惊叹于它的巧夺天工。宽阔的海滩呈马蹄型，缓缓地延伸成低矮的岬角。海水湛蓝，甚至在落日的余晖中依然那么耀眼。这时空中已出现了粉色、桔色的落霞。海浪一次又一次冲向沙滩，轻抚着粒粒粗糙的石子，就这样周而复始。

尽管依然处于困境中，朱迪思还是笑了。难怪人们会在这儿结营。面对如此美景，连她自己也被深深地吸引了。随

着体温不断升高，她真想一头跳进海里。当然，如果有鲨鱼将她吞下去的话，她会进地狱的。但也许这样更好，她的就会全部解决了。

将视线从海面上移开，她注意到山上有一处房子。看上去那是一处精心营建的房屋，精致的玻璃拉门和粗糙的停车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房子下面是堆满旧冰箱的院子，周围的篱笆已饱经风霜，几近坍塌。

听到背后有动静，她转过身，以防不测。原来，狗叫声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一小群人正朝她走来。她注意到一些人下巴下还塞着餐巾，于是推测到这时已是晚饭时间了。令她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全部是墨西哥人。她还以为这是个垂钓宿营地，里面会有不少美国人呢。

其中一个矮胖的年轻人径直走到她面前，用西班牙语飞快地说着，她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更不用说听懂了。她一直住在圣地亚哥，上学期间学的全是法语，她也会讲点儿西班牙语，但极其有限。

“请说慢点儿。”她说，希望他能明白要他减慢语速的请求。

“我讲的是英语，”他说，突然冲她一笑，“你迷路了，小姐？还是你的汽车出毛病了？你的车可真棒。”

“谢谢，”朱迪思向他感激地笑了笑，“我没迷路，也没出什么事。我是去……这是个垂钓营地吗？”

他摇了摇头，“不是，这是卡拉·普埃斯塔·德·索罗合作农场，日落港湾。这里是个村庄，就像你们英语中所说的村庄。人们……嗯，政府允许我们住在这儿，因为合作农场的土地公有，任何人都有权要求获得土地。我叫皮德鲁·塞当诺，负责土地申请工作。”他指了指山上的一幢小木屋，那

是他的办公室，她在来时的路上已经见过了。

“噢，”她竭力使自己不要沮丧，她明白她又回到了原路。这太危险了，因为全家人都在寻找她。科利尔家族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即使失败，他们也不会放弃。但不幸的是，她却并没有继承到这一家族特征，她母亲甚至认为她意志不坚，极易动摇。而她却只不过是不能勇敢地面对她那些意志坚定、直言不讳的亲戚们罢了。很早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性格缺陷，于是便故意从商界退出来，自愿在圣地亚哥康维斯——一个教会的旅游机构——工作。现在，如果她在卖掉公司股票中做出错误的决定，人们就会付出失业的代价，所以她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一下。

她隐藏得越早，情况就会越好，而对一个单身女人而言，一个村庄要比一个垂钓营地更理想。只是住在这儿，她可能需要得到合作农场的允许，或者还有些其他限制，这可就不太妙了。“对不起，”她对皮德鲁说，“如果这是垂钓宿营地，有空闲的活动房的话，我想租一间。你知道我可以在哪儿租到一间活动房吗？”

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意识到她的米色真丝裤子、白色绉丝上衣与这个原始的地方是多么的不协调。然后他说：“我们这儿有一间空屋子。一些人曾擅自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但他们现在已经走了，他们不喜欢这个海岛。”

“那你认为我能租几个星期吗？”她满怀希望地问，“我需要得到允许，或者还有一些其他条件吗？”

“得到允许？不用，既然只租一段时间。是的，你可以租。”他看了看周围，说：“一个月四百五十比索……”

周围的人们不禁吸了一口气，好像很震惊似的。

皮德鲁赶紧纠正自己，“不，不，现在是每月四十五比索。

有时我都忘记我们现在使用新比索了。”

朱迪思感觉到这个皮德鲁并不是个健忘的人。多出一个零就会使房租有天壤之别。至少她能付得起这笔钱——只是她一直忙着尽快地越过边境，忘记兑换货币了。

“我只有美元——”

“没问题。”皮德鲁立刻答道。

周围的人们悄悄地走开了。朱迪思不明白为什么，也不想弄明白。她伸出手，“我们成交了。我叫朱迪思。”

她故意略去了她的姓。

皮德鲁在他的餐巾上擦了擦手，然后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

“我现在就要付钱吗？”她问。

他点了点头。

她打开车门，从座位上拿起手提包。这时，她发现有什么东西从小港湾的海水里升起来。

那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人。潜水面具和呼吸管并不能掩饰住那个男子的头颅。湿漉漉的黑发紧贴着头皮，面罩带子系在发间，几绺头发调皮地翘起来，张牙舞爪地披散着。露出水面的肩膀很宽，晒成棕褐色的胸脯上布满漆黑、光滑的胸毛，手臂上的肌肉高高隆起。他一手拿着鱼叉，另一手提着一网兜鱼。朱迪思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个人走出海面，就像海神尼普顿从海面上走出来一样光芒四溢。她本以为海湾已经很神奇了，但现在看来却有点可笑了。

海水拍打着 he 细细的腰，仿佛要把他吸回大海深处。他继续向前走着，海水温柔地逡巡在他的泳裤边……

朱迪思用手扇着，热风现在似乎更撩人了。尼普顿穿着他过分暴露的泳衣，走得更近了，于是他那耀眼的光环便更

摄人心魄了。“气温又升高了，是吗？”她嘟哝着。

“什么？”皮德鲁从后面问她。

“没什么。”她感觉到温度在过去的几分钟内并没有升高。她之所以感到窒息是因为他。他。

海里的那个人最后终于全部露出了水面。他并没有长着鱼尾，那不过是一双修长的腿，每迈出一大步，那隆起的肌肉便显现出来，整个体魄散发出强烈的性感。奇怪的是，他使她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关于大白鲨的电影。他就像那大白鲨一样悠闲地守望着它的疆界，寻找着它的下一个目标。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找到了她。

他最后终于走出了海面，转过身，向山上的那所房子走去，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朱迪思重重地坐在司机位子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噢，上帝，发生了什么事？其他人似乎对那个渔夫毫不关心，他们很显然都在等着她付钱。她颤抖着手在手提包里找到了钱包，拿出两张二十美元和一张十美元，递给了她的新房东。

皮德鲁将钱揣进口袋里。“房子在山上，就是那个银色的，我给你带路。你最好把车停在这儿。”

朱迪思皱皱眉，倒不是害怕把她的梅塞德斯牌汽车停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毕竟村民们看上去很和善。她锁上车，跟随着皮德鲁朝山上走去。路上土块坚硬如铁，而且到处都是鹅卵石，磕绊着她穿着低跟轻便鞋的双脚。她敢打赌阿道夫设计他的鞋的初衷，是让它们走过大理石、地毯，而不是这样的路面。等她走到山上的房子时，她的鞋就会变得破烂不堪。

当她终于到达她的临时住所时，她真想穿上她的高跟鞋，逃向南部距此一千英里的卡伯·萨姆·路卡斯。这是一间奇

异的小房子，墙壁用铝砌成。自从罗斯福——特迪·罗斯福——时代以来，屋子里就没装淋浴。热气从墙壁上散发出来，她希望是反射出去。墙角上有一巨大的凹痕，好像是被麦克牌卡车撞过似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也毫不为奇，房顶上摇摇晃晃地立起一根天线。她祈求屋里的条件会好些。

皮德鲁打开门，一股她以前从没有闻到过的热气与垃圾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

“这间屋子需要换换空气。”皮德鲁很自信地说。

“的确是这样。”

“我会帮她的。”一个年轻的女人主动提了出来。

“瞧，罗莎愿意帮你，她一小时只收费六比索。”

罗莎静静地等待着，朱迪思知道她还想敲诈她。她应该说声“谢谢”，但却说不出口。不幸的是，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她躲起来思考将来的举措。不太方便要……好吧，罗莎可以好好清扫一下房间，但这只是暂时的。

她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需要额外的钱，于是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皮德鲁会要那么多钱。如果她处于他们的环境中，也会这样做的。

她勉强笑了笑，说：“那好吧。”

人们欢呼起来，就像极其欣赏她给他们表演了歌舞。后来，人们渐渐走开了，罗莎向她保证晚饭后过来帮她打扫房间。

经过漫长的内心斗争，朱迪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才走进了她的新家。她只扫视一眼，便明白了一切。

她跑出去，大叫道：“皮德鲁！”

皮德鲁转过身：“是。”

“这儿没有……洗澡间。”

“你可以在山下淋浴，每次四比索。”

“我是指……女盥洗室。”

“女盥洗室？”他突然明白了，“你是说厕所？”

她点点头，觉得脸上发热，但这不是因为外面的高温。

他摇了摇头：“山上有户外厕所，你可以用，每次一比索。”

朱迪思吓得向后退了几步，她体内的每寸肌肉都告诉她要回钱，尽快地离开这个地方。但她一动未动。她不知道这是因为震惊，还是恐惧。不管是什么原因，她没有迅速走开。

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的视线。她抬起头，发现那个英俊的渔夫正站在天井里，向下凝视着她。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T恤衫，卡其短裤，但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却丝毫未减。她看不见他的脸，但她知道他那关注的表情，各种各样的感觉涌向她的心头，刺透了她，比第一次她见他时的感觉更为强烈。一个声音告诉她，他将比任何一间房子、任何一个科利尔都要麻烦。

如果以前她想逃开的话，现在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

像她那样的一个女人究竟想在卡拉·普埃斯塔·德·索罗干些什么呢？

保罗·墨菲从皮德鲁的办公室走出来，朝山那边的活动房走去。皮德鲁每天清早和傍晚工作，比任何一个合作农场的成员都会早成为一个永久性居民。保罗的叔叔拉蒙认为，皮德鲁将会成为日落港湾的第二任官员。拉蒙叔叔实际上是第一任，因为是他建造了保罗现在居住的那间房子。保罗认为那所房子是一项必要的投资，因为他有三十年的租借权。如果皮德鲁也这样投资的话，他会设法将房子从保罗叔叔手里夺走。作为合作农场的官员，皮德鲁已夺走太多太多的房子。

合作农场允许每一个墨西哥人拥有一块未被占用的土地的时间为五年，而不管这块土地的主人是谁。在墨西哥，“要么使用土地，要么丧失土地”这句话与在美国的情形大相径庭。皮德鲁负责监督当地的土地活动，只要他发现有一点符合征为公共土地的要求，就会将它归为合作农场所有。保罗的叔叔住在提华纳，但拉蒙和皮德鲁已有过几次争执了。保罗住在这儿，至少能说明他是在照管他叔叔的当地利益。

除了这件事和修理冰箱，保罗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也许时间太多了。但三年过后，依然有一件事刺痛他，那就是阿曼达。

他女儿的一封信，也是他收到的唯一一封她的信，深深地刺痛了他，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不知道她是如何偷偷避开特蕾西的，他非常清楚他的前妻是不会替阿曼达寄信的。信中，她请他去参加她的圣餐礼，孩子潦草的笔迹和请求表明她已开始长大。但他怎么能去呢？她只有九岁，根本不会明白为什么他父亲对她是不利的。为了孩子，他必须要坚强些。但是，上帝，这诱惑……

保罗走近那个女人的梅塞德斯汽车，暂时将那思绪抛置一边。他不禁停下来，鉴赏着那部车。很少有梅塞德斯牌汽车在这条土路上行驶，不只一辆结实的汽车曾在这条路上掉了车轴。他明白汽车为什么会出现故障，而且半岛上的这个地方汽车加油站很少。但是，皮德鲁说她想租一间活动房……而皮德鲁租给了她最差的一间。

他知道他不应该关心这件事，但他忍不住顺便看一看这个美国人。

他朝村中心走去，朝着那间屋子走去……然后，他停了下来，凝视着。那个女人头上包着一块鲜红的扎染的旋纹花

呢头巾，脸红扑扑的，正笨拙地用一块湿抹布擦地。她身上的衣服显然很昂贵，但现在却脏兮兮的，满是油泥，好像再也洗不出来似的。走近了，她看上去显得更高些，身材很好，丰满的胸部随着她的劳动而有节奏地颤动着。只看上一眼，他已不能将视线从眼前的美景中移开了。

噢，真见鬼！他感觉浑身无力，好像全身精髓都被抽干一样。不管她是谁，她竟引起了她体内的一种冲动，这一点也不符合他目前的状况。也许是因为他封闭自己时间太久了，她才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反应，也许任何一个女人都能这样。

罗莎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狂跳的心立刻恢复了平静。他又看了看罗莎身后的那个美国女人，心脏不禁又剧烈地跳动起来。看来罗莎只是个小妹妹而已。

罗莎提了满满一桶黑水。那个女人从罗莎手里接过水桶，将水泼到了地上。她没有把水洒到一株植物上或其他有用的地方，却偏偏洒向一无是处的泥地上。保罗被深深地震动了，罗莎则尖叫着抗议起来：水在半岛上是极其珍贵的。他很清楚，他每月付一百五十美元的房租，却要用三倍于房租的钱来买水。

“这样会花掉你一大笔钱的。”他对那个美国女人说。

她抬起头，睁大了双眼，他注意到原先她那白皙的脸上精心的化妆，而现在却像她身上的衣服一样斑痕累累了。汗珠，而不是汗水，沿着她的面颊淌下来。她不是那种会淌汗水的女人，他想。蓝灰色的眼睛，浓密的睫毛，窄窄的面庞，全身散发着有如性感的大地母亲一般脱俗的魅力，吸引着每一个男人。

“你是个美国人！”她欢呼着，宽慰地笑了起来。

“是的。”令他不安的是，罗莎竟朝着公共水池走去，显

然想再装满一桶水。他知道下星期不会有卡车送水来，急忙上前阻止，却被那个美国女人截住了。

“噢，能够在这儿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真是太高兴了，”她说，脸上的笑容荡漾开来，“我叫朱迪思——”

“但我不认识你。”他说，然后便再也无话可说了。他紧紧盯着她的嘴。那双唇看上去是那么柔软，那么甜美，那么有诱惑力。见鬼，他真想去吻吻那唇。

“当然你不认识我了，”她说，“我应该说很高兴能在这儿听到熟悉的声音——”

保罗被激怒了。“并不是每个人的发音里都会有哈佛元音的——”

“当然不是。我并不是想侮辱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仅仅知道几个西班牙单词，跟别人交谈感觉好像各说各的。”

保罗眨了眨眼。他不知道是谁讲不好英语，但感觉不是他。这个朱迪思一定是北部或落基山脉东部人，尽管她的汽车牌照是加利福尼亚的，因为大部分西南部人会讲很多西班牙语，于是，他提起了眼前的事情：“你不应该浪费水。”

“噢，”她瞧了瞧周围，然后皱了皱眉。“可是我得清扫一下这个地方，这儿太脏了。”

“你汽车出毛病了，还是有什么其他事情？”

她摇摇头，扎染的花头巾向下滑落一点儿，露出草莓红、金红相间的秀发。“没有。”

“来垂钓度假？”她穿着名贵的服装，开着豪华汽车，他想象不出她来这儿会有其他什么目的。

“噢，不是。”她又笑笑，她感觉血液立即充斥了她的血管。

保罗盯着她，完完全全糊涂了。她汽车没有毛病，也不